

文苑英华丛书

情深深 爱浓浓

北方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情深深 爱浓浓

北方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深深 爱浓浓/北方剑 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 10

ISBN 7—5078—1856—X

I. 情…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 17929 号

书 名	情深深 爱浓浓
作 者	北方剑
责任编辑	李尚存
封面设计	黄圣生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国家广电总局内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泰山中文印刷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5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书 号	ISBN7—5078—1856—X/I·122
定 价	15.80 元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曾使许多人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引 子

在河南一家报刊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张小真的悼念继母的文章。文章真挚感人,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在传抄……

于是,我把文章中部分片段摘抄了下来。

“亲爱的妈妈:

您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成人,对您的养育之恩,我们还没来得及报答,您却这样默默地走了,您走得这样匆忙……妈妈呀,您可知道?我们没能挽救您的生命,我们是多么负疚和痛苦啊!

妈妈,为了我们,您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您受尽了人间的冷眼、轻蔑、屈辱,尝尽了人间的痛苦……妈妈,我们每每想到这些,都心如刀绞,泪不能忍……

妈妈,您为了我们,二十多年来,您日夜操劳。为了我们能吃得饱,穿得暖,您象男人们一样,风里来,雨里去……

妈妈,今天您的儿女终于长大成人,咱们的生活才开始有了转机,您为什么却匆匆地走了呢?苍天为什么如此不公?

妈妈,您不是说过,有机会您要到我们家去看看吗?您为什么不守诺言?一个人独自匆忙走了呢?……

妈妈,您曾说过,有您在故乡,故乡就有我们的家。而如今,您走了,哪里还是我们的家?谁还是我们的亲人呢?谁还是我们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妈妈,中秋节快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妈妈,您在哪儿?可知儿女们魂牵的思念?妈妈,您是否知道一年来,女儿是怎样在丧母的悲痛中苦苦煎熬。多少个夜晚,我都在睡梦中哭醒……

妈妈,我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不相信人世间会有神灵,但我们又多么希望人世间有神灵啊!如果人世间真有神灵,我们又能见到我们亲爱的妈妈啦,我们多么想再看见您那慈祥的笑容,多想再听听您那亲切的呼唤……

妈妈,您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此生无法回报,每每回忆起往事,就会唤起我们心底对您深深的愧疚……”

人们纷纷问:作者对继母为什么能有如此真挚的情感?

黄河故道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叫龙门寨。几十间破旧、低矮的瓦房，不规则地排列着。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他们在农忙时，到地里干农活；农闲时，到黄河故道里捕鱼捞虾，他们过着半农半渔的生活。

今天，是村小学民办教师张大同娶亲的日子。张家残破的小院，热闹非凡。

在一阵阵鞭炮噼叭声中，迎亲的队伍，朝村子里走来。村头，一群看热闹的妇女正议论着：

“张大同娶了媳妇，这下可好了，百鸣他们也有妈了。”

“哼！后妈有几个好东西，百鸣他们恐怕要掉进火坑了。”

“唉，她娘家也不好好打听打听，嫁这样的人家不遭罪受吗？”

“听说，她家原来出身不好，以前找了个人家，后来人家给她退了婚。”

“噢，原来是这样。”

“这小媳妇也怪可怜的，看这以后的日子咋过哩。”

……

不一会儿，迎亲的队伍在呜呜呀呀的唢呐声和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中进了村。

新娘被两个妇女架着胳膊从马车里拖了下来，一群妇女和不懂事的孩子跟在后边嘻闹着。

忽然，一个孩子唱道：

“嘀嘀呐，骑大马，
吹喇叭，新媳妇，
抬花轿，娶到家……”

主婚人村长李丰田用粗哑的嗓子喊：“新郎新娘拜天地、拜祖先、拜长辈……”

这时，鞭炮齐鸣，唢呐奏起。

张大同和新娘二香在一群妇女的推搡中跪了下来。

“天地桌”前，张家家族中的几个老皱脸，笑得像开两朵花，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磕头钱”，笑咪咪地放到“天地桌上”。

“再磕一个！”

“再磕一个！”

……

一群妇女和孩子们起哄道。

张大同和新娘在一群妇女的推搡中又跪了下来。

这时，人群中传出一个妇女的尖叫声。

“别乱了！让百鸣他们给新娘行个礼吧。”

“对，对。”有人附和着说。

人们的目光在院子里搜寻着，发现百松、小真正在院子里和孩子们嘻闹。一个妇女走过去，把他俩扯了过来。他们怯怯地站在继母面前。

“快喊妈啊！”张大同大声催促道。

百松、小真涨红着脸，始终没喊出声来。

“别为难孩子啦。”二香望着他俩，轻声地说。

“这俩孩子太小不懂事，百鸣呢？”有人问。

“就没看见百鸣，这孩子跑到哪去啦？”人群中有人说。

“百鸣在屋里睡觉哩。”一个小孩的声音。

人们慌忙进屋，把百鸣从床上抓了起来。

“今天是你爸的大喜日子，你这是睡啥哩？”一个妇女嚷道。

人们不由分说，把他推到屋外。李丰田一把扯住百鸣，朝着二香说：“百鸣，这是你妈，快叫妈妈啊。”

“我妈早就死了！她不是我妈！”他怒吼道。然后，挣开李丰田的手，哭着跑出了院子。

张大同气得满脸通红，禁不住骂了一声。

李丰田走过去，对二香说：“二香，孩子小，不懂事，你得原谅点。”

二香默默地点了点头。

人群中有人叹息道：“这后娘是不好当啊，有这媳妇受的委屈。”

这时，院子里又传出李丰田那粗哑的声音：“大家静一静，下面的仪式是……”

大人们的说笑声，孩子们的嬉闹声，张家小院里乱哄哄的。

天色已暗了下来，贺喜的亲朋和看热闹的村民们已渐渐离去。

张家小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新房里，张大同对二香说：“二香，孩子们小，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

“没有什么。”二香轻声地说。

张大同感到孩子们做的太过分了，觉得对不起二香。为了讨她喜欢，于是，他笑嘻嘻地说：

“二香，明天咱们进城吧？”

“进城干啥？”

“给你买几身新衣服。”

“还是省点钱吧，百鸣他们上学要花钱的，庄稼人穿穿穿好都一样。”

“那……”

这时，百鸣、百松、小真怯怯地走进了屋。

“百鸣你们咋还不睡？明天还要上学哩！”张大同瞪着眼斥责道。

“爸爸，我想…让你跟我们一块睡。”百鸣望着张大同，怯怯地说。

张大同没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生气地说：“爸今晚有事，都自个儿睡去！”

百鸣他们都没有走，都低着头，站在那里。

“大同，你去吧，让孩子们习惯习惯。”

张大同望着二香，说：“那你……”

“我是个大活人，怕啥哩？”她微笑着说。

“那……”

“你去吧。”二香催促他。

张大同看了看二香，一把扯过小真，孩子们跟着他进

了他们的屋子。

夜已经深了，喧闹了一天的小村庄已经静了下来。二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她脑子一直在想，她想了很多。

清晨，一柱柱炊烟从参差不齐的村舍里升起来。

二香做了许多好吃的饭菜，端到了桌子上。

“百鸣、百松、小真，快起床！”张大同在院子里喊。

“喊啥哩？”百鸣揉着惺忪的眼，回了一声。

“起来吃饭哩！”

“知道了！”百鸣应着。

二香见百鸣他们都起来了，笑着说：“快吃吧，别让饭菜凉了。”

小真见饭桌上放着这么多好吃的饭菜，高兴地说：“呀，这么多好吃的！”

百松、小真一坐下，便急不可待地狼吞虎咽起来。

“百鸣哥，这盘菜最好吃。”小真一边吃，一边说。

“吃！吃！你俩就知道吃！”百鸣虎着脸，大声地嚷道。

百松、小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哥哥咋啦。

他俩再不敢吭声，屋里响起呼噜呼噜的吃饭声。

乡村小学放学路上，一群小孩沿着泥泞的乡间小路

往家跑。

一个小男孩边跑边喊：“百鸣百鸣没亲娘，娶个后娘充亲娘，百鸣百鸣没亲娘，娶个后娘充亲娘，有人生，没人管……”

百鸣跑过去和他扭打在一起。

“我让你骂人！我让你骂人！……”百鸣边打边喊。

“你就是没亲娘！你就是没亲娘！……”

他俩滚在地上撕打着……

这时，几个小男孩跑过来。

“好啦，好啦，别打啦！”

他们把他俩拉开了。

这时一群放学的孩子也围了上来。

“嘻嘻嘻，你的裤子烂了，屁股露出来了。”有人指着那个小男孩笑着说。

人群中立刻响起一阵轰笑声。

“我告你爸去！”那男孩气愤地说。

“随便！”

那小男孩哭着跑回了家。

那小男孩的母亲领着满脸泥土的小男孩，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张家。

张大同看到那妇女气呼呼的样子，心里猜到恐怕百鸣他们又惹事了，他和妻子二香笑着迎了上去。

“你看看你家百鸣把俺东宝打的！”

张大同忙陪着笑脸说：“大嫂，对不起，停会我一定教训教训百鸣。”

这时，百鸣像一头忿怒的狮子，从屋里冲了出来。

他气愤地说：“他骂人！他骂人！……”

“他骂你啥哩？”那小男孩的母亲生气地说。

百鸣低下头，沉默着。

“他骂啥哩？”张大同也问。

百鸣抬起头，泪眼汪汪地望着爸爸：“他骂我没亲娘，娶个…后娘当亲娘，有人生…没人管。”

“你就是有人生没人管嘛！”那小男孩母亲凶恶地说。

这时，百鸣痛苦地扑向父亲，哭喊着：“爸，我要亲妈，我不要后妈，我不要后妈……”

张大同俯下身，抱着百鸣，眼里滚动着泪水。

二香再也忍不住了，她发疯似地跑进屋子，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天黑了，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一推饭碗，便早早地睡觉了。

喧闹了一天的小村庄，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张家小院里，仍亮着灯光。二香凑在昏暗的灯光下，认真地做着针线活。

张大同看着二香，心里感到很负疚。他凑到二香面前，轻声地说：“二香，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啥事？”她问道，但她没抬头，仍低着头做着针线活。

“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张大同低沉的声音。

二香抬起头，见张大同面露难色，便又问：“咋啦？啥事？你说呗。”

“二香，咱们生个孩子吧。”张大同望着她的脸说。

二香看了看他，没有吱声。

张大同见二香一直沉默着，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二香，咱们生个孩子吧。”

二香放下手中的活计，望着他轻声地说：“还是先不要吧，要是再添一个，这家里不更热闹了。”

“二香，我…不能…让你委屈一辈子。”张大同的声音有些颤抖。

“大同，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想了很多。”

“二香，百鸣他们有时不懂事，你…得想…开些。”

“孩子还小，等长大了就会好的。”她轻轻地说。

此时，屋里的灯光更暗了，二香凑灯光凑得更近了。

不一会儿，屋内散发出被烧焦的头发糊味。

“二香，睡吧，天不早啦。”张大同催她说。

“你先睡吧，我把百鸣的衣服缝好，孩子上学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

张大同望着显得有些憔悴的二香，眼睛一阵潮湿。

厨房里，二香忙着从锅里往外捡刚蒸熟了的馒头。

由于村小学只有几个低年级，百鸣要到离家好几里

的学校去读书，她特意为他蒸了一些白馒头。

这时，小真、百松放学回来了，他俩嘻笑着走进厨房。当小真看到二香蒸的馒头不一样时，她好奇地问：“妈，你为啥蒸三样馒头？”

二香擦着脸上的汗珠，笑着说：“白馒头是你百鸣哥往学校拿的，花馒头是你和百松哥吃的。”

“那黑馒头呢？”她瞪着天真的眼睛又问。

二香笑着说：“黑馒头是你爸爸和我吃的。”

“我也想吃白馒头，我也想吃白馒头……”她嚷道。

二香把一个白馒头一掰两半，给了小真和百松，他俩欢快地跑出了厨房。

院子里，小真对刚放学回家的百鸣笑嘻嘻地说：“哥哥，俺吃的是你的馒头。”

百鸣奇怪地问：“你俩从哪弄来的白馒头？”

“妈给你做的，让你往学校带的。”小真说。

百鸣听后没吱声，他默默地朝厨房里望了一眼，便走进了屋里。

饭桌上，二香把花馒头递给百鸣他们，自己却拿了个黑馒头。

“我还想吃白馒头，我还想吃白馒头……”小真又嚷嚷。

二香笑着哄着小真说：“小真听话，白馒头是你百鸣哥往学校带的，等你百鸣哥考上大学，我们都有白馒头吃

了。”

小真没再吱声。

百鸣望了望二香，把自己手中的花馒头递了过去。

“你…也吃…这个吧。”

二香笑了笑，说：“快吃吧，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我和你爸只会长皱纹了，吃孬吃好都一样。”

百鸣望着二香，心里一热。

张大同嘿嘿地笑了两声，那笑声分明带着歉疚。

吃过饭，二香把白馒头都端了出来。

“百鸣把你的书包拿来，把这馒头装上。”

“我……”百鸣愣怔着。

“听话啊，快拿来！”二香催促他。

百鸣拿来了书包，二香把白馒头都倒了进去。

百鸣望了望二香，愣怔了一会，转身走出院子。

村口。

一群妇女叽叽喳喳地围住了小真。

“小真，你后娘待你咋样？”一个妇女问。

小真怯怯地说：“她让…我吃花馒头。”

“她吃啥馒头？”又一个妇女问。

“她…吃黑馒头。”

“真的？”一个妇女怀疑地问。

小真点了点头。

于是，她们便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二香看着挺贤慧的。”

“别只看表面,谁知道她心底咋样?”

“是啊,谁知道她心底咋样?”一个妇女马上附和着。

.....

黄河故道里。

张大同光着身子,正在撒网捕鱼。二香挽着高高的裤筒,忙着把捕的鱼放进竹篓里。

这时,河面上,一老汉撑着小木船箭似地划了过来。

老汉笑哈哈地问:“大同,今天收获咋样?”

张大同笑道:“托你老伯的福,今天还行,不过逮的都是些碎鱼。”

老汉扶着撑杆苦笑道:“老伯我啥福气,一辈子飘在河里。”

“老伯呀,听人说你逮住过几百斤的大鱼?”二香笑着问。

老汉捋了一下胡须,慨叹道:“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啦,现在鱼越来越少喽。”

老汉说着,使劲一撑,小木船箭似地向远处驶去。

一会儿,传来老汉那浑厚的歌声。

“黄河故道呀,长又长哟。

黄河故道的天呀,高又蓝哟。

妹妹呀,你慢点走哟。

.....”